

御厨出宫技惊四座，精美御膳味镇八方。
最奇妙的逃亡之旅，最震撼的美食之宴。

御厨出宫

罗泰琪 著

八大菜系精美绝伦，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一场最华丽的厨艺大比拼，一次最奇妙的美食大旅行，
御厨出宫，拉开惊险刺激与味蕾享受的序幕。

广西人民出版社



013024884

I247.57

2362



北航

C1632138

广西人民出版社

I247.57

236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御厨出宫 / 罗泰琪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219-0817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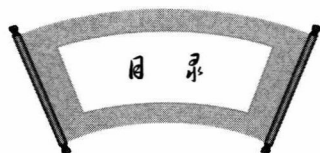
I. ①御… II. ①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264259 号

监 制 白竹林
策划编辑 周月华
责任编辑 周月华
责任校对 张雪芹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8171-6/I·1619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楔子	001
一、御厨大考	003
二、三贵争一厨	022
三、爷爷怎么会做御膳	037
四、跟娘娘出宫	053
五、曾祖父是御厨	067
六、皇宫杂事	082
七、真假大顺斋糖火烧	101
八、刘店主偷学绝招	111
九、沧州八绝	124
十、张豆腐和陈丸子	135
十一、天下四大豆腐宴	147

十二、娘娘演戏	157
十三、我是紫禁城御厨	167
十四、万寿宴	178
十五、叫花鸡风波	189
十六、田家老汤到哪里去了	201
十七、岂敢爱娘娘	214
十八、老汤杀人	226
十九、巧摆蒙古亲藩宴	237
二十、秘制宫廷老汤	251
二十一、伦敦酒楼偷菜	267
二十二、十大精品御膳	2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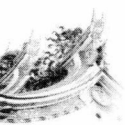


楔子

我是一个厨子，但不是普通厨子，是御厨，曾经在紫禁城给皇上做过饭菜，如果不是因为革命，我会一辈子做下去，做到御膳房七品总管，娶妻生子，安家立业，终其一生，绝不会像后来这样。

大清垮台，逊帝离宫，我等便树倒猢猻散，无依无靠，成为新贵们你争我抢的猎物，迫使我等逃离皇宫，四处躲藏。不过也好，我因此跑遍了中国八大菜系的家乡，学到很多御膳房学不到的厨艺，也把御膳带到各地，造福民众，宏扬咱们国家的饮食文化。

但实事求是地说，我这一趟走得十分艰苦，因为不是孑然一身，除了带着师傅和两个徒弟，还带着两个如花似玉的娘娘和一个五品带刀侍卫，老的老，小的小，而且有女人，自然生出很多麻烦。因为出了紫禁城，在普通人眼里我就是个厨子，与酒楼宾馆、路边食店的厨子一样，都在热气腾腾的厨房里和葱花蒜苗打交道，最大的考虑是挣钱谋生，自然就会与人发生矛盾。又因为自己毕竟是御厨，免不了又会引来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加之北京的新贵一直没忘记请我回去，时不时派人来找我，就更热闹了。



御厨出宫

我最后之所以能渡过难关，平安回到老家，开了一家不小的馆子，聘了几十个人帮忙，过着心满意足的日子，并非我有多聪明——这不是谦逊，我只读了几年私塾——而是因为我会做御膳，做出了天下第一鸡汤、天下第一鱼、天下第一豆腐宴，还在中国首届饮食大赛上，以一道色香味俱全、鲜美逼人的红煨八宝鸡勇夺冠军，被称为中国第一厨。但人贵有自知之明，中华饮食源远流长，我这点本事微不足道，所以在我开的饭店里，从来不打“天下第一”的招牌，而且悄悄把宫廷菜换个名字摆上桌，反正民以食为天，进餐馆图的是一饱口福，只要菜好，何必追问出处？

说起御厨和御膳，很多兄弟会觉得是骗人的把戏，清朝灭亡都这么多年了，哪里还有真御厨、真御膳？估计是打着招牌揽客的吧。我实话相告，御厨和御膳真的存在，除了存于官场，也存于民间，只是一般人很难见到，加之年代已久，御厨老的老死的死，很多御膳就随之消失了，再加上现在是商业社会，打着御厨、御膳的牌子招摇撞骗的事也不能说没有。

我现在垂垂老矣，早就不练刀翻勺、看墩上灶了，也丝毫没有炒作的念头，只是想给亲近的人说说当年出宫的亲身经历，两个娘娘如何如何，两个徒弟如何如何，五品带刀侍卫与娘娘与徒弟又如何如何，顺带说说我是怎样进御膳房，怎样学厨艺，怎样做御厨的，还可以说说厨师这一行的八卦和我成功的另类经历，介绍一点御膳。除此之外，凡涉及御膳机密，只能点到为止，这是规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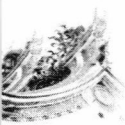
漫漫岁月，从何而言？

就从我在紫禁城御膳房考御厨的事说起吧。

一、御厨大考

如果不是十多年前爆发辛亥革命，我绝对过着与现在截然不同的生活。我那时已在御膳房干了十多年，煎炒爆炸、烧烩蒸炖，宫廷御宴、八大菜系，无不擅长，无不精致。因为五年一度的御厨大考在即，我信心十足，自认完全能高升御厨，进而得以近天子，沐龙恩，或获赐婚，与某位漂亮宫女喜结良缘、生儿育女，安享天伦，进而因御厨官列七品，自然享受内务府派送小院，吆喝仆人、使唤丫头，自成一统。哪知天降革命，乾坤颠倒，一切成明日黄花，以至现在人到不惑之年，还是掌灶，任人指使，空有“十八般武艺”。因无缘叩见天颜，未有赐婚，只好任爹娘安排，在老家娶了一名贤惠的女子为妻，也有了儿女绕膝的快活。但因为社会动荡，岳父岳母多有不放心，把他们接回娘家，我又成孤家寡人，以致居无定所，和两徒弟共挤一屋，打鼾磨牙，此消彼长，可恨之极，以至想入非非，这辈子与御厨究竟有缘无缘，这世道究竟何去何从，也就长吁短叹，夜不能寐。

不过，因为做厨师的原因，我得承认，我成了饕餮之徒，有了中年男人大腹便便的样子。虽说忧心忡忡，但那是独处一室的时候。只要有人来，不管是师傅御厨张，还是徒弟张家常、陈



御厨出宫

设，立即有说有笑，请师傅坐，问两徒弟昨天的功课练得如何，并不曾有丝毫窘迫失礼；虽说心急如焚，那也是深藏不露，上厨就上厨，粉蒸鲢鱼加芫荽，照旧鲜嫩清香，菊花鲤鱼撒葱花，依然焦脆可人，并不曾有丝毫马虎懒散。所以，我的师傅御厨张因为不明究竟，还打上门来兴师问罪，摸着山羊胡子，瘪着嘴说：“阿贵啊，你也是当师傅的人了，就是不想自己，也该为徒弟着想啊！”

我明白，树老根多，人老话多，师傅又在啰唆，御厨大考废了十来年，难道还能起死回生？便乜师傅一眼，见他满头白发，一脸深皱，埋怨的话就不忍说出口。

御厨张的确年事已高，若照先朝规定，早该告老还乡，可因为宫廷三千御膳烂熟于胸，内务府便死活不让他走。又因为废了两届御厨大考，耽搁十年，后继乏人，以至我也无缘御厨，他脸上无光，于是三辞而后就，答应再伺候皇上两年。于是，便迈着小八字步，背着双手，瞪着三角眼训人：“喂，瞧你这鳝丝炒的，一点血味都没有，用得着洗这么干净吗？”说罢，也不管后事如何，自顾走人。

御厨张见我嘴角浮起一丝诡笑，知道我嫌他啰唆，要在平日，必定皱眉蹙额，摆出师道尊严，或训斥或罚跪——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并不为过。但今日他视而不见，摸着山羊胡，微笑道：“就知道笑，师傅来了也不知道拿烟。”

我忙取过黄铜水烟，替师傅装上烟丝，点燃纸捻，吹灭明火，递到师傅手里。御厨张点烟呼吸，水筒咕噜作响，鼻子喷出两条烟龙，咳了两声，吐一口黏痰，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蒜？紫禁城都传遍了，就要恢复御厨大考了。”

御膳房厨师有个优势，一批批菜肴端进去，一条条消息带出来，何况此事与我休戚相关，还能不知道？不过是不相信罢了。前一次御厨大考，名报好了，选手张榜了，考官也定了，连考试用的菜品也准备齐全，只等御膳房汪总管一声令下，便可鏖战灶台，可竟毁于一旦，说取消就取消，没人敢说话。

我嘿嘿笑，说：“这倒是好事，就是不知是真是假？”

御厨张说：“师傅我好歹也是副总管，又是皇上御批特留之人，咋不问问师傅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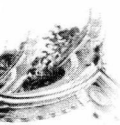
我说：“请问师傅，确有其事吗？”

御厨张吹燃纸捻，点火吸烟，喷一口烟，伸出两个指头，颤颤抖抖地指着我说：“你啊你！”

御厨张有个习惯，随着年纪增长更加突出，那就是敢于承担，不肯苟且。自从我曾祖父替他做烧卖挨打之后，他就后悔自己当时没有站出来说明真情，再有类似事情，就直言上书，有用无用是另外的问题。那一年，他已是御膳房副总管，又发生西太后训斥厨子，要打板子的事。他打听清楚后，立即禀告内务府张大人，说明实情，请求宽恕。西太后生气是那一瞬间，事后听了禀报，还是说：“既然御厨张肯替他说话，那就免了吧。”

前不久，紫禁城传着一个消息，内务府正和民国商谈恢复御厨大考，因为太过离奇，嗤之以鼻者众，所以传到我这里，便认为那是谣言，自然不曾问过师傅，害怕他笑我想入非非，殊不知，这件事正是御厨张提起的。

御厨张被皇上留下，感恩戴德，泪如雨下，秉烛达旦，写了一道情真意切的奏折，请内务大臣张大人代为上奏，除感激涕零、歌功颂德外，恳请恢复御厨大考，否则后继乏人，千年御膳



将毁于一旦。皇上看了很感动，御笔批一“准”字，又一想，国危见忠臣，难能可贵，续写八字：国之干臣，愈老弥坚。

圣旨一宣，紫禁城轰然。御厨张自然欣喜若狂，当即面朝御寝连叩三个响头，但回家扪心自问，愈老是真，弥坚有愧，因为恢复御厨大考是有挽危廷于狂澜之慨，但自己一介厨师，何德何能，最多只能锅铲救国，无论如何谈不上国之干臣。更何况，上折初衷不过是感叹行将退休，高徒戚富贵却生不逢时，如不恢复御厨大考，怕徒弟是与御厨终生无缘，谁来继承自己衣钵？

御厨张之所以急于把御厨之位传给我，自然因为他在御膳房干了一辈子，以御厨自豪。在国人眼里，御膳房藏龙卧虎，高深莫测，御厨地位崇高，简直就是人见人拜的神厨。

我明白师傅这番苦心，但总觉得民国政府不会同意恢复御厨大考，所以一直淡心无肠。不过见师傅这般苦口婆心，便嘿嘿笑，说：“徒弟知道师傅一片苦心，何尝不想当御厨，又何尝不替徒弟着想？实在是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即啊！”

御厨张把烟筒往桌上重重一搁，板着脸说：“师傅来了也不上茶？”

我自知失礼，忙对两个徒弟说：“我敬烟你们敬茶。快上好茶。”

二徒弟陈设，胖胖的，圆脸上一对小眼睛，好像啥时都在笑。他微笑说：“不知师爷想喝什么茶？”

大徒弟张家常，高挑个子，英俊潇洒，一张国字脸，两只大眼炯炯有神。他说：“刚举办千叟宴和节令宴，有的是好茶。千叟宴的丽人献茗是君山银针，告别香茗是杨河春绿。节令宴的丽人献茗是福建乌龙，告别香茗也是杨河春绿。不知师爷要哪样？”

御厨张的眉头是皱给我看的，见两个徒孙如此懂事，自然转怒为笑，摸着胡子说：“还是我的两个徒孙乖巧。昨儿的千叟宴花团锦簇，喜气洋洋。我就要千叟宴的丽人献茗君山银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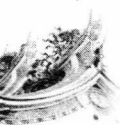
我和徒弟齐声说好，联袂而去。

不一会儿，我带着张家常、陈设和一个丫头鱼贯而入。我打头阵，双手端茶。那三人紧随我身后，各端一托盘。张家常端的是千叟宴的干果四品：怪味核桃、水晶软糖、五香腰果、花生糖。陈设端的是千叟宴的蜜饯四品：蜜饯橘子、蜜饯海棠、蜜饯香蕉、蜜饯李子。丫头端的是千叟宴的饽饽四品：花盏龙眼、艾窝窝、果酱金糕、双色马蹄糕。

御厨张指指桌子，示意放下，说：“嘿！有你的啊！昨儿我还恋着这几盘呢！好，徒儿徒孙都好。”说罢，伸手拈一块双色马蹄糕塞进嘴里，七嚼八嚼吞下，喝口茶，拍拍手，笑咪咪地说：“你知道个啥？谁说海市蜃楼？小子，给你透点风，内务府张大人已出宫谈了三次。老朽厚着脸皮问张大人如何。你猜张大人怎么回答？他老人家对老朽颌首微笑。明白没有？”

御厨张这番教诲是几天前的事，但说了就了，我和我的两个徒弟并不因此积极练兵，依然故我，该吃就吃，该睡就睡，甚至还溜出紫禁城，赶庙会看大戏，深更半夜翻墙而回，被带刀侍卫武正当拿个正着。要不是御厨张及时赶来，仗着是武正当的远亲，硬把大事化小；要不是御厨张一口答应武正当的要求，愿意悄悄去见两位答应娘娘青莲和琼芝，听听她们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事，硬把小事化了，不知道要惹出多大的事。

又过了几天，恢复御厨大考的消息越传越盛，说内务大臣张



大人与民国代表谈僵了。这一来，我和两个徒弟得意了，明明听到御厨张在喊，装耳聋，非要他喊两遍三遍才答应。而御厨张呢，喊我们过去说东说西，就是不再提御厨大考，显然也听到流言。

的确，张大人和民国代表谈得不愉快。

最初，张大人奉旨出紫禁城，找到民国政府的两位代表，一位是陆司令，一位是吴主委，谈得甚是愉快，虽说房门关得死死的，也关不住一串接一串的哈哈笑声。所以，张大人那天冲着御厨张颌首一笑，的确意味深长。可谈到具体事宜，出乎张大人预料，陆司令和吴主委在正题之外，提了附案，希望得到紫禁城的两个人才。

这事本来好商量，张大人大人大量，紫禁城人才济济，小朝廷人满为患，满足两位代表的一点私求是再荣耀不过之事，但张大人分别听了二位窃窃耳语后，一脸愕然，中风似的哑然失语。

这样一来，两位代表便有话说了：“既然张大人身体有恙，暂时休会吧。”

张大人回到紫禁城，把两位代表的想法报告皇上。原来，陆司令看上答应青莲，吴主委看上答应琼芝，希望皇上体恤赐婚，其他事自然好说。

皇上哑然，答应岂可送人？

清朝后嫔分为八等：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答应虽为末等，一样是娘娘，有两个宫女伺候，有单门独户住处，有按时提供的吃穿用品，就是四品总管太监见了，也得驻足问好。当然，人贵有自知之明，她们虽贵为皇妾，但没有为皇上生儿育女就不好自称主子；当然，她们地位低下，

很难得到皇上宠幸，生育升迁机会微乎其微，只好随年龄增长而住进冷宫，终其一生。

皇上问陆司令、吴主委二位尊容。

张大人如实禀报：陆司令威风凛凛，八字胡，大肚子，五十多岁，好新潮，跟外国人学跳交际舞，搂着人家小姐，人未到肚子先到，顶得人家连连后退。吴主委文质彬彬，戴金边眼镜，开口之乎者也，虽一样的胖，腰围尚正常，便瞧不起陆司令，不过人无完人，知天命年就“绝顶聪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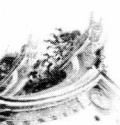
皇上仰望青天，愕然无语。

既然如此，张大人自然明白，拱手退下，径直去回陆司令和吴主委的话：“答应虽微，事关国体，就是永不恢复御厨大考也万万不可违列祖列宗例，还请两位谅解，若另有要求，不妨提出来商量。”既然如此，陆司令和吴主委都曾是皇上的忠臣，不好逼之过甚，只好暂且放下答应，转而各选了一件故宫珍宝：陆司令崇武，要了一把战国青铜剑；吴主委尚文，要了一幅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张大人于是和两位民国代表握手言欢，达成协议，民国政府允许前清逊帝在紫禁城举办御厨大考。

消息传进紫禁城，万众欢腾。

张大人从皇上那里出来，立即传御膳房两位总管说话，向他们宣读了皇上举办御厨大考的圣旨，传达了紫禁城和民国政府达成的协议，讲解了重要性，提出了要求，把大考的组织工作全部交给他们，并征求他们对这件事的意见。

正总管姓汪，年纪比御厨张小，官位比御厨张大，之所以后来居上，不是靠锅铲，而是靠为人。别的不说，单说这次恢复大考，御厨张忙的是秉烛上折，协助张大人玉成此事，汪总管忙的



是了解御膳房厨师参考意向、家庭背景。

所以，张大人话语刚落，汪总管立即说：“禀报张大人，卑职以为，此次大考实属来之不易，务必格外珍惜，万不可敷衍塞责，滥竽充数。卑职的意见是，第一要务是确定参考人员。卑职拟了一个名单，请大人过目。”

御厨张顿时黑了脸，没想到他竟背着自己来这一手，好人都让他当完了，想立即举荐人才，可细细一想，除了高徒戚富贵够条件，十年停考，其他人竟不甚了解，便着了急，也顾不得礼节了，一拱手说：“禀报张大人，卑职有不同意见。”

张大人正含笑阅单，头也不抬道：“说。”

御厨张说：“首要之事是制定参考人员条件，不合条件者一概拒之门外，不可任其泛滥，毁了御厨大考名声。所以，卑职以为，参考条件未出，不可讨论名单，请张大人退回汪总管以一己之见所报名单。”

张大人愕然，两眼越过名单盯着御厨张。

这就是御厨张的为人，疾恶如仇，自然出口伤人，首先得罪汪总管，看他两眼如剑，恨了又恨；其次得罪张大人，这是他不知道的，名单正是张大人授意而为。

汪总管暗自冷笑，老张啊老张，老糊涂了吧，你这一枪刺我不要紧，刺着张大人怎么办？刺着名单上的人怎么办？嘿嘿，够你应付。可他嘴里却说：“御厨张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卑职一时疏忽，请张大人教诲！”

张大人看到名单上有自己夹带的人，正暗暗夸奖汪总管会办事，被御厨张这么一搅，似乎隐私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不禁恼羞成怒：自己为恢复御厨大考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还不该近水楼

台先得月？便瞪着眼睛说：“放肆！本官接不接汪总管的名单，还要你批准吗？”

御厨张一脸尴尬。

张大人本想再说几句，可一想，御厨张是通天人物，又是这么个油盐不进的犟脾气，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犯不着与他计较。便一笑，又说：“你有名单照样可以报上来嘛，本官和汪总管绝不砍伐。汪总管，是不是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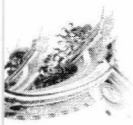
汪总管忙堆出笑脸说：“那是，那是。”

事情就这样弄反了，好像御厨张并非坚持原则，不过是自己夹带的人鸣冤。这样一来，御厨张就被动了，怎么说都不好。要是固执己见呢，会把事情搞得更僵，闹到皇上那儿更说不清；要是顺水推舟，也送上一张名单，岂不坐实张大人猜想，大家不过一丘之貉？所以，他只好讪讪一笑，默然无语。

盼望已久的好事没想到竟这样开头，确实让御厨张心灰意冷。可细细一想，不是为我的徒弟和我两个徒孙——富贵坚持要让两个徒弟参考，说他们的手艺不在自己之下——我何苦受这般恶气？既然受了气，我还清高哪样？如若耽误了徒弟、徒孙的前途，岂不正中他们的诡计？

于是，御厨张便顺了张大人和汪总管的意思，事后也报了一份名单，也睁只眼闭只眼不负责，除了该报的我，把我的徒弟张家常和陈设也照写无误。

在接下来的御厨大考事务中，哪些人报了名，哪些人没能报上名，哪些人做考官，哪些人不能做考官，这些涉及人事的事，因为张大人和汪总管一手包办，御厨张也就三缄其口，任凭处置。这样一来，张大人和汪总管的脸色灿如桃花，一口一个张老



御厨，喊得甜蜜蜜的，遇到好吃的好喝的，给皇上做一份，给御厨张再做一份，甚至把他想听的话递到他耳边：“放心放心，戚富贵肯定参赛。”这样一来，御厨张倒是不担心我了，但听话听声，我的两个徒弟怕是要落空了，得给我先打招呼，免得望眼欲穿。可他跟我说了，我举起颈子说：“那不行，张家常和陈设一定要参加，师傅您是副主考，难道这点权力也没有？”

张家常说：“师爷，我和陈设如果没资格参加，汪总管的孙子汪无惧比我们还差，怎么听说榜上有名？”

御厨张听了直冒火，一拍桌子说：“我才不信，难道汪总管敢把他孙子升为御厨？那我……我非告御状不可！”

我神色紧张，忙去门外左右一瞧，关上门回来细声说：“师傅，千万告不得御状啊！您要一告，别说张家常和陈设了，怕是连我都要名落孙山。”

告御状是气话。御厨张明白自己这个御批留用，多半是张大人在皇上面前美言之故，而皇上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会有闲心听自己告状。所以，被徒子徒孙这么一说，他起身就走，边走边气呼呼地说：“我再不管这些事！”

御厨张可以不管，因为我参考不成问题，但我不得不管。据我暗中打听，这次大考只取前两名升御厨，而张大人特推了一位周武，汪总管又要照顾孙子汪无惧的话，御厨张就是全力替我力争，怕也是名落孙山。所以我必须另辟蹊径，弄出一道占绝对优势的菜肴。而张家常和陈设是我的高徒，考得好坏，事关我的面子，也得拿出绝招教他们。

于是，我一改前期萎靡不振的样子，天天翻看御膳食谱，冥思苦想，时时趁夜深人静，溜到御膳房实践一番，又趁师傅高